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繪芳錄
第三十四回 將無作有炫術惑愚 認假成真貪財中計

卻說劉蘊自從劉先達死後，一味的蓄養梨園，羅置姬妾，晝夜取樂。現在滿了服制，非比居喪怕人議論，更外肆行無忌。又有田文海百般的翻空出奇，誘他玩耍，那銀錢如潮水相似的使用。不上數年，橐中已匱，即將田地房產脫售，甚至劉先達在日的古玩衣物都取出變賣。又支持了一半，漸漸拮据起來，入不敷出。平日用慣了的，又暫時節省不下。

一日，正在外書房悶坐，見田文海笑嘻嘻的走進道：「今日河上各行戶家花會，是有名頭的妓女都坐了燈船在河下聚會，又名曰百花會。此日的費用，都是那些妓女身上嫖客們包管。晚生適才從秦准河口走過，見河內船都擠滿了。一片管笛之聲，蕩心悅耳。那岸上游耍的人，多得同螞蟻一般。昨日就向少老爺說過，我料今日多分在河下了，晚生正慮趕不上這一頓白吃，何以獨自在家納悶，豈不有負今日之大觀？好在此時還不甚遲，晚生奉陪少老爺河上一走何如？」

劉蘊本是個沒搭撒的人，心內又無把握，雖說連日愁著用度不接，在背地裡四下算計，毫無主張。此刻聽田文海說得如花如火，不由興致勃發，早把那「愁煩」二字拋至三十丈外去了，笑道：「我真個心事想昏了。南京每年有一次花會是極勝會的事，前幾日我還托你訪問，昨日你又對我說過，偏偏我竟忘卻了，可不該打。你少待一待，我換兩件衣服同去逛逛。」即起身入內，更換了一套時新姣豔的衣履，又取了十幾兩散碎銀子帶在身邊以備使用。右手執著一柄捶金宮扇，搖搖擺擺的踱了出來；只卅了一名小使，拿著手盒煙筒之類，邀了田文海一同出門。

轉彎抹角，走未多時已到了河上。果然士女如雲，往來不絕。那陣陣歌管聲音順風從水面送來，更加溜亮可聽。劉蘊見岸上行人太多，不能存身，叫小使去僱了一號中等的燈船，下河去遊玩，免得在岸上難受那股濕蒸汗臭。與田文海下了船，即命向那船多的處在行去。河內的船一隻接著一隻，只能慢慢的向前挪移。有的艙內坐兩三人的；也有男女雜坐艙中，一船七八人的。船內船外皆掛著玻璃各式花燈。或品竹彈絃，或清歌雅謔，甚為熱鬧。

劉蘊頓足懊悔道：「我今日出來遲了，也該早點去接下幾個妓女來，不至我們船上只有兩個人，冰清水冷的，叫鄰船上望著亦覺得無味。」田文海笑道：「這也算得什麼，河內船靠船的，我們看得著，又聽得著，還不似我們帶的一樣麼！況且河內若若干的船，有男無女只有我們一隻，足見獨出其布。旁人望著定要羨慕少老爺風雅不群呢！」劉蘊笑道：「你別說瞎話罷，不說被人家壓了下去，說什麼獨出其奇，你也不覺得臊嗎？」說著，一氣打了兩個呵欠。田文海忙站起身來，叫小使在中艙炕上擺了煙燈，自己睡在一邊開煙，遞與劉蘊躺著一口一口的吸了數口。劉蘊精神充足，立起讓田文海去吸，自己伏在水窗口看來往游船，評論美惡。

忽見上流來了一隻船，在劉蘊船旁靠下，因此段河路太窄擠不前去。劉蘊見艙內一少年，豐度翩翩，裙履豔麗，科頭盤腿坐在中間。身後站了七八名短童，無不面目姣好，各人手內捧著巾扇盃盒等物，皆極其工整。面前一張半桌上擺列幾色酒果，左右坐了四名妓女，一彈一唱，一個斟著酒，一個嗑著瓜子削著菱藕送與少年下酒。少年手內拍著板，歪著脖子聽那歌妓唱曲。劉蘊一雙眼睛骨碌碌的都看呆了，暗想這少年必是一位貴介公子，家又多金，始能如此侈陳。卻又人品生得風流，真乃望之如神仙中人。那少年也眼不轉珠望著劉蘊，似欲招呼之狀。

劉蘊起身走上船頭，輕輕咳了一聲。恰好四名妓女中有一個名喚綺紅，向來認識劉蘊；正執著酒壺回身喚人燙酒，聽得有人咳嗽，抬起頭來，見是劉蘊，遂笑盈盈的望著劉蘊點了點頭。劉蘊趁勢問道：「老綺出來早呀！今日是誰帶你的？」綺紅隔船答道：「這位嚴少爺，從河南下來的，到此好幾天了。今日曉得我們花會，清早即叫了我家姊妹四人，到河上來玩一日。少老爺船上好消閒呀，為何不帶兩個人來？」

劉蘊未及回答，那少年見綺紅與來人說話，忙趨出中艙，向劉蘊拱手道：「仁兄若不嫌冒昧，何妨屈駕過來談談。」劉蘊聞說正合心意，嘴裡說著怎好造次，早一腳踏過船來。彼此拉手行禮，同入艙中，四妓起身請叫了。嚴公子讓劉蘊上坐，茶罷，各通姓氏。

原來嚴公子字嗣陵，是順天府尹嚴有王的公子。兩人又敘出世好，更加親密。嚴公子道：「尊舟還有誰人？何不一同請過來坐坐。」遂命短童去請田文海。即吩咐擺開酒席，大家團團入座，放懷暢飲。嚴公子口若懸河，滔滔雄辯，把劉蘊都愛煞了。覺得自己反形齷齪，竟有相見太晚之恨。嚴公子又叫綺紅等人彈唱了一套，賞了眾妓無數貴重物件。劉蘊也假著要賞，嚴公子立意不肯，又備了一分，代劉蘊欣賞。

席間，劉蘊又問到嚴公子此行何往？嚴公子道：「不怕仁兄笑話，小弟自幼魯鈍，不能讀書，捐納了一個小小前程，意在赴部就選，並到家君任上去走走。前日道經貴處，見佳好山水足可留連。小弟去歲即由河南起程，沿路遊山玩水的勾留，直至今日方到貴處。況且六朝金粉，千古風流，更成欲去不忍之勢。小弟本來赴部選官是件可行可止之舉，恨不老於此鄉，始快吾意。未免仁兄笑我井底之蛙，不知天之高大也。」劉蘊欠身，連稱豈敢。

嚴公子又問南京有多少名妓？意在改日乘興一遊，以廣見聞。少頃日暮，滿河都掌起燈來。水光燈影，一望無際。嚴公子又叫喚了酒肴，重複入席，痛飲至三鼓方歇。開發眾妓去後，嚴公子詢明劉蘊府第，來日容登門晉謁。各自上岸，珍重數聲，方分頭散去。

劉蘊回至府內，盛誇嚴公子人既倜儻不群，出手又大方，此等朋友倒不可不結交他。田文海也一力稱贊姓嚴的好。次早，劉蘊方才起身，見家丁上來道：「有位嚴少老爺來拜，已下轎了。」

劉蘊聽說嚴嗣陵到了，一迭聲的叫請。忙著回後，穿換衣冠入堂，彼此見禮入座。今日嚴公子又是一套打撈，衣冠楚楚更覺可愛。劉蘊先謝了昨日多擾，嚴公子又請出田文海來見了禮。小談半晌，即起身作辭，劉蘊再三款留。

嚴公子道：「仁兄不必拘於客套，我們聚會的日子長呢，何爭乎片刻之間。小弟尚有兩處友人家去回候，不得不去。小弟今日已挪到三山街尾吉亨客寓內。相離尊府不遠。午後來敝寓奉待，再計議何處一遊，二位以為然否？」田文海接口道：「既然嚴少老爺要去回看朋友，少老爺不必過留。我等即遵命，午後來前奉訪罷。」劉蘊不便再說，送嚴公子上了轎，轉身回來。

田文海笑道：「我看姓嚴的是個大頭腦子，直要與他合了脾氣，那銀錢上是不講究的。我知道少老爺適才留他，亦是個虛面子。昨日他那樣款待我們，今日少老爺要復東道，必加倍款待，方下得去。難得他要回看朋友，非是我們不款留他。又約我們午後到他寓裡去，正好吃他的，開心他的。」劉蘊笑著，打了田文海一下道：「你怎生好？凡事都要打算盤，做生成個殘片行為，再改不來的。」田文海咕著嘴道：「罷喲，不說我替你討便宜，反要取笑我，真真冤屈煞了。」

兩人說笑多時，吃過午飯，即向嚴公子客寓裡來。才進了門，即見嚴公子笑著迎了出來道：「小弟回寓，方脫了衣服。正欲遣價奉請，不料二位已至，真信人也。」邀入房內，見昨日綺紅等四人早已到了，大眾起身讓坐。茶罷，嚴公子即命開了燈，請劉蘊吸煙，嚴公子躺在對面陪著閒談。田文海與那四個妓女七搭八搭的混纏。嚴公子又細問京中風景，劉蘊欺他沒有進過京，遂加意粉飾的說了一遍。說得京都地方，有一無二。現在是淮人當道，不可不去結納；是某相公出名，來往皆王公大臣，不可不去賞識。聽得嚴公子手舞足蹈起來。彼此又吸了幾口煙。

劉蘊四處細看，見房內擺設鋪陳備極華美，就是這外面的排場已值萬金，尚不知內囊若何充足。劉蘊競識不透嚴公子有多大家財。付度了半會，按捺不住，俟嚴公子談笑得高興之時，乘間低低問道：「小弟蒙仁兄不棄，初見即許為知音。小弟卻有一句不識進退的話，要奉問仁兄，千萬勿責唐突。想令尊翁順天府尹任上，亦是個清苦缺分。小弟在京的時候，常忝教下，見令尊翁的用度甚為儉節。每說欲解組歸去，恨家無薄田不可以耕，是以不得不在外苦累5倘能蒙恩簡放外任，稍有餘資即歸隱矣。今見仁兄如此

疏財，與令尊翁大相軒輊，弟實費解，所以冒昧奉詢，千祈恕罪。」

嚴公子聽了微微一笑，沉吟了半晌道：「小弟既與仁兄邂逅之初遂成莫逆，又是世交至好，不妨明告，諒仁兄不能笑我。若說小弟家本係清苦，況家君生性喜儉，縱然素封，也不敢十分奢侈，違背堂上垂訓。因近來小弟得一異人傳授燒鉛煉汞之法，可以取之不竭，用之不窮。但所得者必當隨手散去，首重濟困恤窮急人之急，仍有餘資則不妨隨心所欲的用途。大都每次煉燒得若干的，總宜用盡而後再行燒煉。小弟為人忝列豪邁，本不以積蓄為是。故而拜異人為師，習得此法，卻合小弟的性格。我既不動支分文公款，家君是以亦不過問。小弟今日傾心吐膽奉陳，仁兄切勿在外聲揚。恐傳說開去了，不知者疑弟為招搖惑人。」

這一番話，卻句句碰合劉蘊心上，不禁跳了起來，拍手道：「好呀，足見小弟眼力尚屬不差。我說仁兄如此揮灑，那裡來這源源接濟的款目，況在客途，能有多少攜帶？原來有這一種妙處。仁兄何幸，遇此異人。小弟自慚福薄，不及萬一。小弟還有句冒昧話，爽性要說了。雖不如仁兄天生豪邁，小弟生性亦不以守財為然，無奈苦於蓄藏無幾，不敢任意。若仁兄能將此燒煉之法傳授於弟，則幸甚矣。未知不才可許列門下否？」說罷，又深深一揖。

嚴公子忙起身答禮道：「仁兄太言重了。你我世交，何事不可商量。當日家師傳授之時曾說過，『教汝習此法者，原以濟助世人起見，其餘供汝食用，亦所以酬其勞也。以後汝若遇有同志者，不妨轉授。須知世間困者窮者甚眾，汝一人見聞有限，世間多一人奉行此法，則困者窮者即多受一人之惠，汝暗中亦有功德。只切記勿授慳吝之輩，慳吝者僅圖肥己，不肯救人。汝若違了師言，必獲天譴』。小弟遍曆數省，亦傳授了幾人。今見仁兄與弟頗有同心，正宜奉行此法濟世，小弟卻不便毛遂自薦。難得仁兄有心習學，稍待兩日當親往尊府先將此法試行奉觀，然後該若何佈置，再細細說明。不過半月間，仁兄即可了然矣。」

劉蘊見嚴公子一口應許，並不推辭，歡喜非常，謝了又謝。時已薄暮，嚴公子即命擺酒，眾人挨次入座，開懷痛飲。又聽綺紅等彈唱了一回。此時劉嚴二人已成心腹之交，竟是無話不談，有言必說，分外親密。飲至三鼓後方止，眾人略吃了些點心，眾妓辭去。嚴公子又讓劉蘊到榻上吸煙。已交四鼓，劉蘊起身作別，復諄囑嚴公子一番，並堅約「明日到寒舍一敘，萬勿推卻」。嚴公子答應了，劉蘊方帶著田文海上轎而去。

到了府內，把嚴公子允傳授他燒煉之法，細細說知田文海。把個田文海喜得沒處歡喜道：「彼時我與綺紅說笑，未曾聽得明白，原來他已應承傳授你了。阿彌陀佛！你老人家偏生有幸，遇見這一個火朋友，將來少老爺習成此法，還愁沒用度麼？即是晚生亦有沾光之處。不是晚生說現成話，每見少老爺愁煩來項不足，我說吉人，自有天相，不待人謀的。俗說：船到灣頭自然直。今日少老爺方信晚生前言非謬。」劉蘊笑道：「你這張寡嘴，嘮嘮嗦嗦的結實可惡，開動話頭就有一串鬼話。挺你的屍去罷，明日早些起身，代我押著小使們把書房內要收拾得加倍的齊整，酒席亦要加倍豐沽。伺候的人要按部就班不可越亂，好請嚴嗣陵明日午飯。那姓嚴的是個好體面的人，不要引他笑我們小家子氣。」田文海連連答應去了，劉蘊亦回後歇息。

次日清晨，田文海領著眾家丁四處打掃，書房內外鋪設整潔，張掛燈彩；將廚子叫上來，吩咐了酒席；又派了幾名能乾跳脫的家丁，在書房服侍茶酒。安排已畢，劉蘊方起身出來。田文海道：「請少老爺過目，看有那處指點不到的，再去調撥。非是晚生誇口，還能辦一點半點事兒。」劉蘊內外看了一遍，果然安排停當，無須更改，點了點頭道：「辦得很好，記你一次大功。少停多讓你吃兩鍾作酬勞。」田文海搖手道：「酒倒不在乎吃多吃少，只求你老人家習成燒煉法兒，用不了的盈千累萬銀子，每次分個一成與晚生，今生今世即穿吃不盡了。」劉蘊又將伺候書房的家丁喚過，切囑了一番，「尊客面前要加意小心，就是嚴府隨來的家人亦不可怠慢，所謂敬其主以及其使。」又吩咐再去邀請。

少頃，嚴公子到了，劉蘊穿了公服迎入廳上，行禮入座。田文海也換了吉服，出外搶步上前請安，退至下首坐了。嚴公子道：「小弟承仁兄呼喚不敢不至，然何必拘拘行此故套，未免使小弟不安。」劉蘊道：「我輩忝在世好，切勿泥於形跡。小弟迭擾兩次均未言謝，今日不過聊具薄酌，籍申地主之情，承蒙辱臨已屈萬幸。仁兄如此客氣，反覺見怪小弟了。」彼此又謙遜了一番。劉蘊邀請嚴公子到書房內，換了便服，即命在一張小榻上設了煙具。田文海忙走過睡在對面燒煙，敬嚴公子。劉蘊又叫人仍喚綺紅等來侍酒。

不一會眾妓已至，家丁等上來排開桌椅，擺了酒果。嚴公子首座，劉蘊對席相陪，兩邊田文海與眾妓坐了。家丁輪流斟酒上肴，賓主歡呼暢飲。飯罷，劉蘊邀著嚴公子與眾人到花園內遊玩。行至一所六角亭中，四面皆水，當中一座石橋，亭邊栽了無數垂柳。立在亭子上，滿園景致一覽無餘，題名曰覽勝亭。

嚴公子道：「此處最好，真不愧『覽勝』二字。」遂回頭對劉蘊道：「此地可命尊管們打掃潔淨，再用蒿艾薰燒，三日後小弟即在此亭中行法，可無閒人窺探。」劉蘊連稱遵命。眾人下了亭子，又到各處逛了一會。回至書房，時已近暮，內外點齊燈火，如白晝一般。中間設了一席，劉蘊讓眾人入座。先叫妓女們彈唱，又行了一會令。嚴公子酒量甚豪，杯杯不辭，直至三鼓後方止。重賞綺紅等四人，先開發去了。田文海早醉得不省人事，家丁們扶他去睡覺。劉蘊又請嚴公子吃了煙，兩人對臥雄談，甚為契合。整整鬧到東方發白，嚴公子始作辭回寓。臨行又叫跟來的家人取出一封銀子，賞與劉府家丁以作酬乏，劉府眾家丁齊上來謝了賞。嚴公子在二門外，上轎而去。劉蘊回轉書房，命家丁等收拾燈火，自己亦去少歇。

次日午後，仍叫田文海帶著粗使家丁，到花園內將覽勝亭掃除，燒了多少蒿艾，連水面的萍草都打撈乾淨。劉蘊又親自來看數次，專等三日後，嚴公子來此作法。到了第三天，劉蘊清早即遣人去請嚴公子，又叫人到亭子上再搜尋打掃了一番，帶著田文海與兩名心腹家丁，在亭內等候。

不一時，嚴公子已到，劉蘊迎入亭中坐定，略談了兒句閒話。嚴公子即命取過紙筆，開單叫劉府家丁去買應用各物。又吩咐在亭左搭起一座高大板台。一時用物買到，嚴公子在台上了香燭，請劉蘊先行了禮。自己即伏地喃喃禱祝，起身對四方誦咒書符已畢，向劉蘊招手道：「仁兄請上台來，看我作法。」

劉蘊忙跨步上台，站立一旁，見嚴公子在懷中取出約有十兩重一錠銀子，放入瓦罐裡，又取出一個小小的藥瓶，倒了些藥在罐內，用紅布封了口，又念了一遍咒。遂叫家丁引起火來，煽得火力十分旺烈，即將瓦罐安放火中。回頭笑對劉蘊道：「一晝夜即見分曉矣。我們且出亭去少歇，此地只留一二名老成尊紀看守炭火，不許亂言亂動，亦不可放不潔淨的人進來觀望。」吩咐過了，同劉蘊下了台，回至書房。田文海也跟著進來，請嚴公子到榻上吸煙。

劉蘊道：「適才仁兄說，罐內一晝夜即見分曉。不知其銀可燒得熔化，可煉得出幾倍來？」嚴公子道：「十數兩銀子，只用一晝夜，多則須要七七之期方成。你見我放下的銀子，名曰銀母。一晝夜工夫，藥將母銀煉透，即可以一得十。明日此時，罐內可煉成百兩有餘。只可惜使了若干手腳，花去多少糜費，僅煉了百兩銀子，未免小題大做。弟因欲授仁兄此法，故燒煉一回，使仁兄目睹，可信我言非誑。」劉蘊見嚴公子慎重其事，又說一可化十，心內早快活的受不得。

劉蘊本是個貪得無厭的人，恨不能片刻習成此法，煉出盈千累萬的任我使用。又想：「姓嚴的雖說傳授我，怕的習學不精，或是嚴公子留一二處不全教我，即不得效驗。數日後他走了，我仍是枉用心機。此時被嚴公子提醒，費了手腳耗去使用，只煉百兩銀子，可惜太少。」轉念道：「莫若明日待他煉成，果然靈驗，爽性請他再煉一次。須措備萬金，可煉出十萬之數，縱然習學不驗，有這一宗巨款也不枉我辛苦一番；況接著做去亦可省些費用。」想定主見，笑嘻嘻的向嚴公子道：「小弟仍有不情之請，要望仁兄原諒，切勿笑弟無厭。」遂說：「意欲再請燒煉一次，小弟盡力多措少許，既可借此留仁兄多盤桓幾日，又可早為濟世，仰副仁兄作成美意。加以小弟生性愚笨，有此四十九日工夫，慢慢習學，何愁不成？」

嚴公子點首道：「仁兄既有此心，小弟又何憚此四十九日之勞。仁兄明日即備萬金，愈多愈妙。小弟一面燒煉，一面傳授，庶可銀煉成而二兄此法亦精矣。好在日前說過，小弟進京銓選，是可行可止的事，不妨為仁兄耽擱。改日還要相煩攜帶至未曾遊覽的處在一逛。」劉蘊聞嚴公子應允，歡喜非常道：「小弟殷殷留駕，亦因敵地仍有三四處名勝所在，仁兄未能週遊。如隨園等地，

皆敝省之巨觀。不料仁兄先有此意，可謂英雄所見人略相同。」

少頃，擺飯吃畢。嚴公子又到亭子上作了一會法，命添了炭火，方回書房歇息。劉蘊將田文海喚至僻處，說到姓嚴的允定再煉一次，但要多備銀兩為母，始不枉月餘的辛苦。我想一時萬金巨款，如何措辦得出，你該知道我迥非從前可比，早二三年前，數萬金也不吃力。可知我寬裕的時候，亦不搵心挖膽做這買賣。若坐失此機會，又大可惜。只有一策，明早你可將後樓上所有堆置不用的那些屏風桌椅等物，可從後門一齊發出變賣，約計也可得數千金。其餘不足之數，你有什麼門路，轉借他數千金一用，願加利償還，斷不食言。你忙了這一場，我自有酬勞之處，你卻要代我辦了道地。」田文海沉吟了半晌道：「明早我先將物件變賣，看該得若干，其餘想了一條門路在此。若以重利惑之，庶幾可成。但是辦成了，日後銀子煉了出來，我要多沾潤些。那時少老爺不可吝惜，哄騙我今日白忙一番。」劉蘊笑道：「可惡你這東西，又來放刁了。見我哄過你幾次的？」田文海道：「非是怕少老爺要哄騙我，凡事交代明白，老靠些兒。」說罷，轉身去了。

劉蘊仍去陪嚴公子閒話。吃過晚飯，嚴公子又上台書符念咒一次。吩咐看守的家丁，「夜來小心，火是斷不得的」。遂向劉蘊作辭回寓，約定明日過來。劉蘊送出大門方回，因一日忙乏了，也欲早為回後安歇。又諄囑田文海，「明晨不可誤事，還要做機密些，若被嚴嗣陵知道銀兩是變賣借貸來的，定然要恥笑我」。田文海答應，也回房去睡，好養精蓄銳的，明早去辦那萬金銀子。未知來日嚴公子燒煉的母銀，可能以一化十，且聽下回分解。